

梦见父亲

□ 戚思翠

夜里，我又梦见了父亲——父亲佝偻着腰，头戴破草帽，身穿灰色旧褂，在屋后的田地里满头大汗地割麦。我急匆匆地给他送饭，可刚要到他面前便一头栽倒，将饭缸子摔出老远。跌醒了，努力睁眼，迷糊半晌，心生酸楚，泪如泉涌，原来是梦！

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神来，依然赖在梦境里。一合眼，重复做那个梦，一遍又一遍，跟真的一样！但我很清楚，父亲逝世13个年头了，再也见不到他忙忙碌碌的身影了，再也闻不到他身上的早烟味了。一捧黄土永相隔，可在梦里，在生活中，我一直在寻找着父亲遗留在人世间的印记——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就是一本很耐读的书，我甚至一辈子都读不完。父亲平日少言寡语，神情严肃。他虽是个农

民，儿时只读了三年私塾，但于当地是小有名气的“土秀才”，还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，全生产队春联都是他写的，算账、写信、“打条子”等也样样精通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担任生产队长时很少在家，成天用他那细木棒似的左臂夹着本子和黄漆算盘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不是在田头地尾，就是挨家逐户地搞宣传，倡导科学种田。父亲虽没啥文化，但他深深地懂得“科学是第一生产力”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些道理，所以他与母亲在世时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要让我们兄妹几个读书，努力使我们成为“文化人”。

在父亲走后的几年里，我经常梦见父亲：他独自在田地里忙碌，天黑都不知道回家；他在雨天陪我们玩耍，在夜晚给我们讲故事……一次，我在小区里散步，远远见前面走来一

耄耋老人，中等身材，腰板挺直，精神矍铄。特别是那稀疏的白发，那沟壑纵横、刻满沧桑的瘦削脸庞，简直与我父亲如出一辙！当时的我稀里糊涂，差点脱口而出叫老人一声“爹”。

常言道，人死如灯灭。虽属实情，却也未免太无情。画坛鬼才黄永玉讲得好，“人死如远游，他归来在活人心中”，当我在心里、在梦里，一遍又一遍呼唤着父亲时，我才品咂出“父亲”这个称呼中饱含的那份沉甸甸的父爱，那份难舍难分的骨肉之情。而一听有人唱那首歌：“那是我小时候，常坐在父亲肩头。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……”我就泪流满面。

天堂里的父亲啊，你也一定在想念儿女们吧，那我们就常在梦里团聚吧。在梦里，再让我们像孩时那样，向你撒一撒娇，为你捶一捶背、洗一洗脚。

在那悠悠的岁月里

□ 季恒利

退休了，我开始整理书籍和旧物，翻到一台老旧收音机时，我立刻陷入了沉思，久远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……

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来到了皖西大别山麓一个偏僻小山村插队落户。我肩背铺盖，手提网兜，斜挎一个军挎包，包里装着一台收音机，那是父亲特意托人给我买的。在那个年代，收音机也算是稀罕物件，父亲是想我在孤独寂寞的时候有个陪伴，从收音机里了解外面的世界。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但我能从父亲慈祥的眼神里，读懂父亲对我的担忧和爱。走的那天，父亲一直目送我，直到远去的汽车消失在他的视野里。

那时农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。寂静的夜晚，山村一片漆黑，偶尔能听到犬吠，只有那收音机一直陪伴着我。白天我们要下地担肥薅草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一天下来，累得我浑身像是散了架。回到房间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，然后再去井边挑水，生火做饭。晚饭后，一些生产队的后生会到我的屋子里来坐一会儿，听收音机里讲的新鲜事儿。大伙儿说说笑笑，胡谈乱侃一番。

每过几个月我都会跟着

社员一起上山砍柴。清晨，我们带上砍柴“三件套”：冲担、弯刀、干锅巴，穿上防滑的草鞋。我一定要背上军挎包，里面装着我心爱的收音机。累了，就在山上找个平坦些的地方休息一会儿，扒拉些落下的树叶和松树针铺好，躺在上面，仰望着蓝蓝的天空漂浮着白云，各种漂亮的鸟儿在树梢上欢快地鸣唱、跳跃，微风飘来兰花的幽香，山风吹得松树林发出阵阵“呜呜”声。我打开收音机，悠然地听着节目。晌午，肚子开始咕咕叫了，我就吃些自带的干锅巴，口渴了就手捧清澈的泉水喝上几口。说是砍柴，实际上就是满山遍野捡些干枯树枝，大的树枝就用弯刀将其劈成几段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山上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天快黑了才下山。

每次到村边的小沙河边洗衣服，我也会带上收音机。一边洗衣服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节目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：“小河的水啊，清悠悠，庄稼开满了园……”

40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小心地珍藏着当年的收音机，它曾陪伴我度过了那段孤独、艰苦的时光，寄托着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，总觉得他还默默地站在我身后鼓励着我，让我不再沮丧，不再彷徨。

谈变化

□ 武进区民政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俞国正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75年来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祖国在变，变得繁荣昌盛；我的家乡在变，变得欣欣向荣；人民的生活在变，变得富庶幸福。

我出生于嘉泽镇南庄村汪西村民小组，这是一个小小的自然村，在地图上找不到，自古至今都没什么名气。当时村里人少地多，大家辛勤劳作，口粮还是相当紧缺。我们家兄弟5个，加上父母全家7口人，住在3间土坯麦草房里。孩子多，劳动力不足，生活过得紧巴巴。

小时候在穿衣方面有两句顺口溜，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“老大做新的，老二穿旧的，老三穿打补丁的”。因为那时条件有限，不要说没钱，即使有钱，做衣的布也是要凭票才能到供销社买，每人每年定量的几尺布票，若个子高大些连做件褂子都不够。只有过年时，经过家长的一番精打细算才能为家庭成员适当添置些新衣服，所以小时候我总是盼望着过年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化纤工业发展迅速，常州产的灯

芯绒不要布票也可以买到了，极大地改善了只能靠棉布解决老百姓穿衣的被动局面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，打补丁的衣服越来越少，大街上再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青蓝色彩，加上生活舒适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1980年，我大哥在村委工作，二哥在村办厂，三哥任代课教师，我和弟弟在学校读书，大家逐渐感到住房紧张了。大哥提出要新建4间大瓦房，他立即办理手续，迅速开工建房。不多时，4间大瓦房建起来了。大哥也娶上了媳妇，舒适地过起了日子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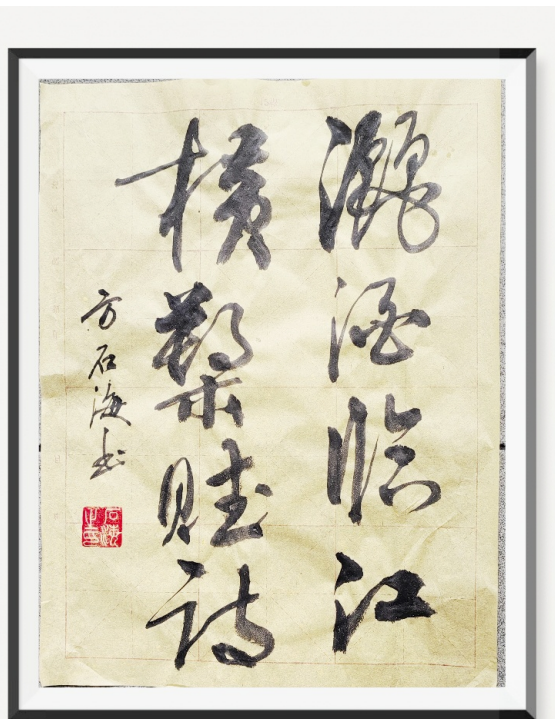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6月，我幸运地被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招聘录用，成为一名合同制工人。1987年，我已24岁，到了结婚年龄。当时，我想借点钱，采购了九五砖、水泥、钢筋、花旗松木材和楼板，将原来的3间土坯麦草房拆了，建了3间平顶房。当年10月，我结婚成家，在平顶房热热闹闹地办了16桌酒席。婚后，我分了两间平顶房，承担了建房和

结婚的欠债6000多元，分户另过日子。

自分户之后，经济好转，所欠债务没几年就还清了，而且手中还有了积蓄。1992年5月，我决定在平顶房上结顶，再加盖一层半。说干就干，我采购了黄沙、石粉、石灰、杉木椽子、木头桁条、网砖、瓦等建材，请来瓦工，用30天的时间，建起了两间两层半的新房，在当时当地也算是阔气了。

窥一斑而知全豹，小家庭的故事映衬大时代的变化。75年来，我的家乡武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。这样的武进，我怎能不为你点赞！

扛起新使命，谱写新篇章。在新时代、新征程，我们仍要老骥伏枥守初心，余热生辉担使命，用实际行动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，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。



书法作品 方石海